



姓名：**雷祥麟**

學歷：

芝加哥大學化學碩士、科技史博士

現職及經歷：

清華大學歷史所助理教授(1999-2003)、

副教授(2003-)

哈佛大學訪問學人(2004-5)



## 著作名稱：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的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4 (2004) 17-59。

## 中文簡介：

### 一、釋題：「另類衛生傳統」

本文的標題取自民國一位重要公衛學者令人訝異的論斷。畢業自日本帝國大學的陳方之(1884-1969)，他在所寫的公衛教科書中指出：

「Hygiene 一字日本人忽然譯作衛生

學，這就是現代的衛生兩字產生之根。…若譯作中國文字，應該是康健學或保健學。Hygiene 的內容是保衛康健，絕不是保衛生命。」

讀者不妨揣想看看，這位公共衛生專家、在他所寫的公衛課本中，為何要特別強調「西方的 hygiene、也就是公衛，絕對不能保衛生命？」

陳方之這麼說的目的，是為了比較精確地來定義現代公共衛生，從他的角度看來，民國時期市面上流行的很多所謂的衛生、或養生，其實根本不是真正的「公共衛生」，他們既無關國家衛生體系的建立、也不是飲水或污水處理系統的興建，更無關乎大型傳染

病(如鼠疫、霍亂、瘧疾)的防治，甚至不是教導小朋友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如洗手與刷牙。市面上流行的衛生不是「真正的 Hygiene」。更為有趣的是與這些市面上的衛生相較之下，真正由西方引入的衛生卻自己承認它「只能保持康健，不能保衛生命」。

這是什麼意思呢？擁有了這一切現代公衛設施之後，「生命」還有什麼面向不在嚴密的保衛之下呢？又是什麼樣的想像與體驗，使當時的中國人覺得他們的生命時時受到現代公衛無力保護的威脅，以致於他們要求助於傳統的養生與中醫？

這是本文的主題，透過這個線索，我企圖探索在中、西醫學交會時，人們對「生命」(身體、心理、思想、情感、慾望、與生活)的新理解、價值與體會。本文致力回答兩個問題：民國時期是否存在一個西方 Hygiene 有著實質差異的「另類衛生傳統」？這個「另類衛生傳統」有何歷史意義？

由於許多公衛史家往往預設「真正的」衛生必然是由西方引入的產物，因此我們所擁有的臺灣與中國現代衛生史，往往高度聚焦於現代國家醫政機構的建立與傳染病的防治，而對普遍流行於民間的多種衛生觀念與實作不置一辭。於是我們一方面活在一個民俗醫療、另類療法與 SARS 偏方大行其道的社會之中，另一方面我們對這些傳統、非主流衛生在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卻幾乎一無所知。

本文以豐富的歷史證據提供一個有力的

反證：民國時期眾多歷史行動者都承認西方微生物學和身體知識的價值，但他們關懷的焦點是包含了思想、情感、慾望的生命整體，所追求的是更適合當下國家條件與社經環境的衛生，所以是個人治未病的衛生。曾與現代衛生正面遭遇的傳統醫療，在轉化、調適後成為一個活躍的「另類衛生傳統」，從而成為今日另類醫療文化的泉源。這個具體的個案，證明了即使在醫療與科技史的領域中，非西方國家引入現代科技的過程並不一定是一個抹煞傳統、全盤西化的過程，學者當去探索在地歷史行動者在引入現代科技、醫療時所做的選擇、轉化、與改造，進而瞭解形成當代本土科技(醫療)文化的獨特歷史過程。

## 二、衛生作為一種規範性的文化價值

由於本文考掘出民國時期存在著「另類衛生傳統」，一旦將其與現代衛生並置比較，當年的歷史行動者便向我們指出：兩種衛生的不同之處，並不只是在於有著兩種不同的預防疾病與保護健康的方式而已；更重要的是，由於健康的概念蘊含著價值理想，衛生便體現著不同的文化價值。文中，余巖指出「今日衛生之旨，不在乎能長年，而在乎能競存，不在乎能守清靜，而在乎能任煩劇，不在專心於慎內，而在精研乎制外之道。」這一系列的對比突顯出現代衛生和傳統養生預設著全然不同的人生理想。即便是西方以身體為核心的衛生學，其實也蘊涵著對生命整體正常狀態的預設：表面看來或許只是對肉體正常狀態(normal state)的如實描述，其實卻蘊涵著對生命整體的規範性價值

(normative values)，西方衛生旨在協助創造「能競存、任煩劇、而又精研制外之道」現代人。換言之，不分中西，衛生都無可避免地同時是一種人生與社會哲學。由此看來，現代衛生史不啻是二十世紀文化史中最核心而又最不為人知的一環，更重要的是，擁有一個仍具活力的中國式衛生，便為另一種主體價值保留了一份切身的可能。本文一方面將有助於學者將華人社會的衛生史納入二十世紀文化劇變的歷史視野中，另一方面，「另類衛生傳統」所代表的價值（例如對「煩劇、競存」生活的病理討論）也為企圖抵抗現代生活形態的人們提供重要的文化資源，這一點在今日社會表現地更為明顯。

### 三、衛生史：身體、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史的歷史

本文致力於考掘「另類衛生傳統」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價值，但衛生不只是一種論述與說法，它必然涉及人們切身體會到的感受與使用的器具，所以衛生文化史必須同時是身體史與物質文化史。舉例而言，為了避免細菌在人際往來中傳播，個人衛生(personal hygiene) 指引人們對「社會接觸」展開無微不至的凝視與控管，在此同時，（如共食、共用毛巾），人們也對身體間的距離、接觸、和交換產生了新的敏感度與嫌惡感。藉

此，西方的個人衛生強化了個人主義式的身體感，終至創造出不共食、不共用茶杯的新種「個人」。更有甚者，為了避免中國式的共食導致病菌傳播，才消弭了滿洲鼠疫的公衛英雄伍連德親自設計了中式餐桌上轉動的「衛生餐台」，從而促生了今日華人家庭中普遍使用的家具。本文鼓勵衛生史學者們將目光由國家政策、科學知識、統計數字轉向日常生活中所普遍使用的器具與人們身體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同時看到社會文化與身體物質兩者間緊密的互動與關連。

### 評審簡評：

雷祥麟教授原係自然科學出身，其後轉攻科學史，多年以來致力於中國醫學史的研究，成果卓越，所撰論文先後獲得 Society for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99) 最佳論文獎及「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療史學會」頒發的「竺可楨青年學者獎」。在此次送審的代表作中，作者指出近代中國的衛生史，雖然受到以微生物為代表的西方醫學知識的深刻影響，但也同時承繼了中國固有的養生觀和醫學傳統，充分顯示了傳統與西方現代文化間的衝突與交融。研究紮實而有洞見，不僅是研究中國科技和醫學史的學者必讀的作品，對探討中國現代性特色的讀者也有極大的啟發性。